





邛邪代醉編卷之九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經傳立名

聖人制作曰經賢者著述曰傳鄭玄注毛詩曰箋或云  
毛公嘗為北郡太守玄是北郡人故以為敬何休註公  
羊傳曰何氏學或云休謙詞受學於師也見博物志  
漢儒釋經易有略書有故詩有細春秋有微

陸文裕公曰先秦兩漢間書名爾雅曰故者如毛詩故  
魯故后氏故翰故杜林蒼頡故曰微者如左氏微鐸氏



微張氏微虞卿微曰通者如陸君通白虎通風俗通魏  
晉而下則華靡矣宋王景文有總聞聞音曰音韻聞訓  
曰字義聞章曰分數聞句曰句讀聞字曰字畫聞事曰  
事實聞人曰人姓號聞物曰鳥獸草木器物聞地曰山  
川土壤州縣鄉洛之類聞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有聞  
風聞雅聞頌等觀其命名已得古意惜未得其書而讀  
之也戊戌歲借錄於李文選開先其書頗與朱傳不合  
亦多前人所未發云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  
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  
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注丹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杜撫作詩題約義通  
學者傳之曰杜君法馬融作周官傳授謝該通解左氏  
疑滯名謝氏釋

石經

方仁聲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  
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  
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為石經相  
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篆書必魏世所立  
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



復為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為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為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即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

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各號者魏世用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矣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於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是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



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靳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泊宅編

漢石經靈帝時蔡邕與堂谿典楊賜等建請邕書刻石立太學門外晉惠帝時裴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比史劉芳傳芳造石經

于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

質焉號劉石經唐石經文宗時鄭覃以宰相兼祭酒建言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孟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宋石經此所書蜀王孟昶嘗立石經於成都

揚用修云漢靈帝光和元年刻石載五經文於太學講

堂前此初刻也熹平四年帝許蔡邕等之請邕自書丹於碑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

### 冊書

用修云火戴禮武王踐祚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昔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其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注不解丹書為何物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注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近世魏  
律緣坐沒配為樂工雜戶者皆以赤紙為籍其卷以鉛  
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據此則丹書古人之法律書  
名也蓋戒人之怠與欲而勉以敬義失敬義則人怠欲  
而隸於刑矣然以法律之書而陳敬義之訓先王以道  
治天下而不恃乎法其亦異乎鄭書晉鼎乎余按用修  
之說甚善然以左傳斐豹事及魏律證丹書為刑書則  
似未確蓋丹書乃黃帝所以自警敬勝怠數句名曰瑞  
書黃帝既作戒于丹書又作巾几之銘又命孔甲為盤

盂等銘以彌縫其闕是丹書乃箴銘之類以丹書之故  
成王問黃帝顓頊之道周公舉此告王而王聞書之言  
惕若恐懼退為戒書几席盥盤戶牖觴豆莫不有銘亦  
如黃帝巾几之有銘也蓋著于器者為銘書于策者為  
書總是一物原無刑律之說用修之言似牽合耳然其  
意則善之善者也

史記太任生昌有聖瑞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  
赤爵啣丹書入於鄴止于昌戶其書云然則丹書者  
黃帝瑞書而赤爵啣以授周為周之瑞其非刑書明矣  
若刑書自是丹書不可強同



漢高紀丹書鐵券然則封功臣亦以丹書丹書之不可  
強而一此又一證

太公丹書大戴禮武王踐祚篇載之甚備悉錄以遺好  
古君子云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  
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  
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可得見與師  
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  
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  
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可用正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  
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

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  
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  
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以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  
銘前左端曰安樂必敬前右端曰無行可悔後左端曰  
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  
几之銘曰皇皇惟敬 生敬 生喆 戕 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與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  
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  
胡殘其禍將然母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  
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寔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共共則壽履之  
銘曰謹之勞勞之富觴豆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  
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  
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  
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之  
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  
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  
矛少問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  
十六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千餘言皆此書  
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

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顏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  
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

群書注中載武王銘又多與大戴禮不同後漢朱穆傳  
注引大公陰謀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  
故後必寒鏡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為危崔駰傳注引太  
公金匱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几之書曰  
安無忘危存無忘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  
人無倚扶人無斜太平御覽諸書引太公陰謀筆之書



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箠之書曰馬不可極  
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又引金匱其冠銘曰寵  
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為德劄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  
倖書劔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  
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鏡曰以鏡  
自照則知吉凶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戶之書  
曰出畏之入懼之牖之書曰關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  
忘鑰之書曰昏謹守深察訛硯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  
邪心讒言無得汙白書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  
曰刀利磴磴無為汝開書井曰原泉滑滑連旱則絕取

事有常賦歛有節蔡邕銘論謂武王踐阼咨于太師作  
席几楹杖器械之銘十有八章叅攷金匱陰謀之書則  
不止於十八章矣又考古今原始載黃帝巾几之銘曰  
毋掩弱無佞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此  
成周諸銘之始併錄於此

易林

馮玄岳曰焦氏易林其辭古雅秀逸其中皆有深旨如  
曰人面鬼口長舌如斧斲破瑚璉殷商絕祀言女禍也  
多虛少實語不可知尊空無酒飛言如雨言讒昌也登  
階上堂見吾父兄左酒右漿與福相迎言退樂也南行



載鎧登履九魁車傷牛罷日暮嗟咨戒行險也家在海  
隅撓短流深企立望宋無木以趨悲寡援也去辛就蓼  
毒愈酷甚避井入坑憂患日生即詩人寔感靡所騁之  
旨也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喻悅賢  
也長女三嫁進退多態譏不知止也千雀萬鳩與鷄為  
仇威勢不敵雖衆無益畏權貴也犬樹之子百條共母  
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翩翩偃仰各  
得其所羨吏隱也五婺解墮頓斬獨宿憂為身福喜遠  
色也環緒倚鈕斗升屬口羞小利也敝笥在梁魴逸不  
禁刺無政也三嫗治民不勝其任又三手六目政多煩

惑戒多門也東風啓戶隱伏懼喜懷仁澤也葛藟蒙棘  
華不得實疾佞蔽也他如張羅搏鳩烏麗其災如從蝟  
見虎雖危無始如三狸捕鼠遮遏前後如天之與隅堯  
舜所居如酒為歡伯除憂來樂如簪短帶長出思苦窮  
如乾作聖男坤為智女如齟齬齧齧貧鬼相責如鳧雁  
啞啞以水為家如精誠所在神為之輔如躑躅踟蹰撫  
心搔頭如汶山蹲鴟肥脂多脂如戴錕望天不見星辰  
如陰淫不止白馬為海如方口圓舌為知樞門如九雁  
列陣雌獨不群如雷君出裝隱隱西行如道涉多阪半  
馬蜿蜒其語尤奇

山齋  
雜錄



楊用修曰焦氏易林西京文字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  
詞叶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  
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歡  
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鬮鬮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為  
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莫及  
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  
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  
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  
我胸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最為玄妙且其

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  
睽九雁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帶  
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鵬又文  
山鴻豹肥脂多脂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為鴻之豹猶  
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何如旦飢即詩怒  
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  
韓詩合可證調飢為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  
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  
暑也此即用詩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注  
謂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



有以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雞  
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  
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  
史又不但為修辭之助而已

### 汲冢

汲冢周書乃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得之其文甚奇  
而古雖間有駁者要非先秦以後書也周祝解曰角之  
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茅又曰狐有牙而不敢以擬  
勢居小者不能為大又二人同術誰昭誰暝二虎同穴  
誰死誰生又維彼幽心是生包維彼大心是日雄維彼

息心是生勝銓法解曰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武順  
解曰天道尚右日月西移地道尚左萬川東流人道尚  
中耳目役心吉禮左還順地以利本武禮右還順天以  
利兵將居中軍順人以利陣命訓解曰正人莫如有極  
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不威則不昭正人無  
極則不信不信則不行其言皆近道若克殷解世俘解  
所稱斬射之酷馘俘之多不經甚矣

山齋  
雜錄

王會圖所貢諸物其尤異者穢人之前兒也良夷之在  
子也周頭之輝玃也義渠之茲白也史林之尊耳也渠  
叟之鼯犬也樓煩之星施也蜀人之文翰也夷之閭采



也康民之桴茲也州靡之費費也都郭之生生也奇翰  
之善芳也高夷之噍羊也不令支之玄模也不屠何之  
青能也數楚之每牛也摧扶之三目也前兒若獼猴立  
行聲似小兒在子獸身人首脂其腹灸之霍霍鳴輝玃  
去羊也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尊耳者身若虎豹  
尾長三尺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星施者珥旄也  
父翰者若臯雞聞采生火中色墨面光其堅若鐵桴茲  
者其實如李食之宜子費費即山都也生生若黃狗人  
面能言善芳者頭若雉雞佩之令人不昧噍羊者羊而  
四角玄模黑狐也每牛者牛之小者也王之有光明者

曰三月其形甚小嗟乎明王之世貢有經獻有令而又

何用此異物陳於赤奕陰羽之前乎其為後人之侈言

也山齋雜錄按史林當是夾林尊耳當是酉耳獸身人首當

是鼈身令人不昧當是不昧善芳一作孟芳赤奕奕帳

也陰羽陰鶴也以羽飾帳也然王會異物亦不止此如

揚州之禺禺也俞人之雖馬也且甌之文蜃也共人之

玄貝也海陽之大蟬也區陽之鼈封也獨鹿之叩叩也

白州之北閭也魚復之鐘牛也禺禺魚名解隄冠雖馬

一角大者曰麟文蜃大蛤也玄貝黑貝也鼈封若甌前

後有首叩叩獸似距虛負厥而走北閭其華若羽伐其



本以為車終行不敗鐘牛鐘而似牛形者乃其四夷國名亦多古與如以肅慎為稷慎韓穢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東甌為且甌吳越之蠻為共人高句麗為高夷至于自深貢桂規矩以麒麟西申以鳳鳥丘羗鸞鳥巴人以此翼鳥方揚以皇鳥皇鳥配鳳者也方人以孔鳥孔與鸞配者也卜人以丹沙倉吾以翡翠翡翠者所以取羽其國名皆異官有彌宗郭叔為天子萊幣要服之內曰比肥外臺臺四隅張赤奕為諸侯欲息者皆息焉命之曰爻問注侯稱爻末篇引伊尹四方令內有江歷龍角注江歷珠名龍角龍解角也其夷有正北大夏匈

太樓煩月氏東胡等名與漢書同其來舊矣

###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輔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今錄其可取者與今傳不出者于此也六三象曰即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脚稍類言字轉寫相仍誤作言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隨大亨利貞無咎注相隨而不為利貞災之道也今脫利字賁亨不利有攸往今作小利剥豕曰剥剥落也今脫一剥字无妄豕動而愈徙今



脫一愈字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一  
亨字大過九五老婦得其少夫定本少字蟲傷類于士  
字遂誤為士夫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大壯六五喪牛于  
易今作羊大壯之義莫先于牛義可見矣明夷上六至  
悔今脫至字悞增不明字蹇象君子以正身修德今作  
反字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  
魚故失之也今作無魚姤女壯勿用取彖曰姤遇也柔  
遇剛也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繇辭取字下多女  
字彖辭取字上脫女壯字取字下多女字困初六象曰  
入于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九五似杞包瓜今

作以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  
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三字漸象  
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脫風字婦妹彖女歸吉也多也字六五  
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多也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  
志行也今脫志字旅初六斲其所取災斲賤之義今作  
斯此之義巽彖重巽以申命命乃行也句誤作註渙彖  
辭利涉大川下脫利貞字節彖辭中正以通下然後乃  
亨也一句悞作注中孚彖豚魚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  
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



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  
下故也今本作已上繫辭不見利不動今作勸字危以  
動則民不輔也今作與字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  
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說卦乾以  
居之今作君字序卦始生必蒙今作物字蒙者蒙昧也  
今缺昧字比者親比也今脫親字雜卦蒙稚而著人作  
雜字道藏中有此書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  
泰六四象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作失字蓋下是坤位  
本實之處故曰反實  
乾卦其惟聖人乎王肅本作愚人後  
句始作聖人見

陸德明釋文

有所疑

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是陰盛抗  
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徑路必為布置阻  
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何天之衢

何天之衢亨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  
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如何字朱子  
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  
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



王氏似充簡明

坎不盈

坎不盈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說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九五坎中之陽流而不盈適平於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晉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三四五艮象鼠九陽為大鼠本艸指為蝮蝮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其來復吉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唐李鼎祚本有無所往三字

漸之進也

瀘川毛氏曰易未有一義而名兩卦者晉進也漸非進以漸而進也之字當作漸字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杓杓性圜轉而曲坤性執方面直故乾圜坤杓相反也

說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于寶本作駝荀爽九家集解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演易

淳于俊對高貴鄉公曰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



農演之為六十四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

三易

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于今升注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兌初犖初離初釐初巽此歸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統故歲首建寅而卦首艮

商得地統故歲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歲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子按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于此今之讀易者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自中天讀尚書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可乎

卦爻名義

易者廬螻之名守宮是矣守宮即蜥蜴也與龍通故可禱雨與蚪同形故能嘔電

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取其變也彖者茅犀之

名豨神是矣彖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角善知吉凶交廣有之土人名曰豨神犀形獨

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象大荒之獸也人希



見生象也按其圖以想其形名之曰像故其為字從人於象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䟽之窓也其字象窓形今之象眼窓也所取於爻者義取于旁通所取於卦者懸有大小也

### 卦字解

楊用修曰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掛之于壁也蓋懸物之杙諸儒皆用其說無有他解竊謂卦者圭也古者造律制量六十四黍為一圭則六十四象總名為卦可也應劭曰圭者自然之形陰陽之始卦者亦自然之形陰陽之象其為字也從卜為義從圭為聲亦義也古云圭

亦音卦今挂字從手為義從圭為聲則圭即音卦可證矣

### 諸卦反對

周易雜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二天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  
煥然若合符節矣

### 尚書錯簡

洪容齋曰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便合繼之以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  
尹惟日至于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一章乃接五皇極以  
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  
五福之文者如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華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余今考之似是又曰康誥自惟  
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  
篇首周公拜手之前今考書註亦云又曰武成一篇王  
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至一戎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  
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然後乃反商政以訖終篇  
則首尾亦粲然不紊今書考定武城與此不同然亦有  
理

### 晁景迂經說

晁以道易規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



謂主皆非是大抵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化之類非  
一未常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  
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  
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  
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  
之或不通則又為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  
逆剛承柔則吉柔承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  
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  
乎初上三四未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  
五亦非此說雖與諸儒大戾然易者隨時變易之意若

以一法觀易似失變易本旨晁說未必無見

以道之論尚書有曰予于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  
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水經洪範  
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于四凶以堯庭之舊  
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  
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為僭王召公之不說  
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  
啓行拏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剝殄之刑而遷國  
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  
無赦威不足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



惟此經遭秦火之後，孔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乎？

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美文王有聲為。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宣王，則雲

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候人采芣之序，駢蔓無益，膠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語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說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洪景廬曰：晁所當是，否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稱兵于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傳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



衰服用兵蓋晉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  
子雍于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之故蔡  
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申佗亦為不  
可按景廬議晁二說誠是然朱子註說當時多不取小  
序則晁之諸說或亦一見因錄之

### 二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  
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据文義周公召

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策誤耳王  
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  
自不相涉也容齋  
隨筆

### 說文與經傳不同

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成輩不甚先後而所著說  
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引易百穀草木麗乎土  
為麓於地服牛乘馬為犗音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為若夤  
其文蔚也為斐也乘馬班如為驢如天地網緼為壹壹  
繡有衣袽為衣絮用拯馬壯為用拊僮牛之牯為之告  
古奧切角著橫木所以告也巳事遄往為呂事以往吝



為遴嗜乾截為壘為的顛為駢雜而不越為迭再三實  
 為黷夫乾確然為霍然書晉卦為晉巽為聳良為昆引  
 書帝乃殂落為勛乃殂竄三苗為窳塞也音伴三苗勿以儉  
 人為諛人也諛問無若丹朱傲為稟捷以記之為遲如顛  
 木之有由藥為皂櫛云皂木生條也从由弓聲孔直訓  
 作用非方鳩儀功為傍救期三百為稗藻火粉米為礫  
 火糝米我興受其敗為受其退平秩東作為平艷直質  
 反五品不孫為不慈又作唐書濬猷澮為睿稽疑為吐  
 曰貞曰悔為每哉生魄為生霸普伯切斷斷猗為韶韶  
 猗今汝聒聒為懸懸有夏氏之民叨憤為墜墜讀若摯

扞我於艱為救我在後之伺為在夏氏之詞尚不思於  
 凶德為上不甚峙乃糗糧為餽糧教胄子為教育子至  
 于屬婦為嫗婦嫗音鄒妊身也有疾弗豫為不愈我之弗辟為  
 不彘又圍圍升雲半有半無獮有爪而不敢以擬及以  
 相陵憊維緇有稽彘彘巧言及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夙  
 求得之傳岩之句皆云周書今所無也引詩既禡既禱  
 為既禡新臺有泚為有坻焉得諼草為憲草牆有茨為  
 有薺棘人樂樂為鬱鬱江之永矣為萊矣得此戚施為  
 鼫鼯伐木許許為所所儻儻俟俟為伾伾俟俟嘽嘽駱  
 馬又作彘彘赤鳥几几為已已又為擊擊音怪民之方殷



屎為方唵呶混夷駮矣為大夷呶矣陶復陶穴為陶窰  
 其會如林為其旌國步斯頰為斯曠滌滌山川為蔽蔽  
 憂心悄悄為炙炙从火千聲直音庶切公尸來止熏熏注  
 和說也為來燕醺醺嬛嬛在夜為熒熒在安納於凌陰  
 為勝陰鬢髮如雲為今髮注稠也屢舞為娑娑注  
 即移切挑之夭夭為媠媠注女子美貌亦有和羨字作  
 鸞音弁如星字作體禮記質明作晰明又有知天文者  
 冠鷓左傳女摯不過棗栗為業栗从木辛聲側詵切謂  
 之饗饗為鈇諸侯敵王所愾為音龍涼為隴隴芟夷為  
 發夷圭竇為主窳澤之萑蒲為澤之日藥衷甸兩牡為

中仰一轅楸柎藉幹為楸部薦韃公羊闕然公子陽生  
 為覘然注火舟切暫見也國語覘飯不及壺飡為飡飯  
 不及一食論語弄善射為音善射文質彬彬為份份荷  
 蕢為荷史褻裘為結衣又有跂音丁之足一句孟子源源  
 而來為諛諛音願徐也接浙為音况浙其兩切乾漬米也  
 成覿為覿曾西艷然為故然从火未聲孝子之心為不  
 若是恻為是念

經傳考異

隨筆云伏氏口傳與經傳所引有文異而有益於經有  
 文異而無益於經有文異而音同有文異而義同者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古文定作正開元誤作定晁景迂云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史記自序唐堯遜位虞舜不合在治忽今

文作采政忽史記作未始滑漢書作七始詠忽又或作鄭康成大傳大誥曰民儀有十夫王莽作大誥曰民獻儀九萬夫蓋本

于又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漢歷志作惟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是朔旦冬高宗亮陰禮記作諒闇注讀為梁鷦漢五行志作涼陰太傳作梁闇予若觀火周禮注謂今

燕俗名湯熱為觀微予我其發出狂史記宋世家狂作往注引鄭康成曰我其起作出往也君奭天難謀王莽

傳作天應棊謀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鄭氏注寬容覆載謂之晏馬行顯志賦思唐虞之無逸肆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石經曰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肱大傳作

鮮度作刑以誥四方周禮注云度作祥刑哀矜折獄漢于定國傳作哀鰥哲獄大傳哀矜哲獄折民惟刑漢刑法志作

愆民天齊子民俾我一日楊賜封事作假我一日賜通桓帝

章句即歐陽尚書毋虐斃獨而畏高明大傳作無侮鰥寡而畏高明皇帝始見於呂刑趙岐注孟子引甫刑曰帝清問下民



無皇字然岐以帝為天則非

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武成序往伐歸獸當依罍字費誓序東郊不闕說文及古今字謂古闕字闕訓開故孔氏釋云東郊不開不得徑讀為開

秦誓古文作大與大誥同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謬矣孔氏古文注大會以誓衆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圉曰蠹曰剋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圉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圉鄭以賈氏所奏古文尚書曰塗

曰圉與周禮注同

論語釋文予有亂臣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無臣字

韓子云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安可無也當作無為書為治也言不如不讀也

戰國策云柳下惠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彼此所記一也其言繁簡工拙不同如此

漢人引經

何子容曰漢人引用經文與今本多不同尚書臯陶戒



舜無教逸遊王嘉引之作無傲佚欲教與教字意甚相  
遠而教之意為尤長書上刑適輕下刑適重劉愷則曰  
上刑挾重書黎民於變時雍陽朔元年詔則曰黎民於  
蕃時雍書方命圯族蜀志晉書皆曰放命圯族書平章  
百姓史記作便章徐廣注便平也劉愷傳作辨章鄭玄  
注辨明也詩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賈山作匪言不能胡  
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  
天之渝無敢馳驅揚秉作敬天之威不敢馳驅詩天天  
是椽蔡邕傳作天天是加詩彼岵矣岐有夷之行朱浮  
傳作彼岵者岐有夷之行禮記坊記曰君子之道譬則

坊焉大戴記則曰譬猶坊焉洪人引經間有可以證其  
闕誤然其傳繆亦不為無之口人不可以漢人所引為是  
蓋各得其師不同如此學者折衷於理可也

石經異句

蔡邕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東觀餘論畧記之如書  
女母翁侮成人今作女母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作保  
后胥戚女永勸憂今作汝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  
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分猷各翁中今作各  
設中爾謂朕曷祗動萬民以遷今作爾謂朕曷震動天  
既付命今付作符曰陳其五行今作汨陳天命自亮以



民祇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人惠于矜寡今人作  
民于作鮮母兄曰今作無皇曰則兄自敬德今兄作皇  
且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受人之微言是罔顯哉厥世今  
哉作在文王之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作達殷集  
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  
聞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今  
作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輟不輟子路以告  
孔子撫然今作輟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撫然置其  
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所已乎今作其斯而已矣譬諸宮  
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沾恨不見其全也

### 韓退之論語解

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吾吳南濠都氏家藏古  
本韓文中所有之但其說時與今不同如六十而耳順解  
云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謂當  
作爲言冉有爲太山非禮也宰予晝寢晝當作晝宰予  
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人之生也直德字之誤人  
生稟天地之大德也子所雅言言作音字之誤三嗅而  
作嗅當作鳴鴟之鴟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死當作  
先浴乎沂浴當作沿君子而不仁者仁當作備以杖叩  
其脛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



時當作待鄉原德之賊鄉原當作內柔以上諸說朱子謂其鄙淺復曰爲伊川之學者皆取之退之有答侯生書曰愈昔註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

周禮

王文恪公曰常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日之矢夜射之它如草莽以薰蠹虫蜃炭以攻蠹虫牲牲以瘠鼃鼃牲牲牝牝午貫象

齒以殺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期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材多藝孔子謂之才之美其謂是

耶震澤長語

麻衣心法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掇於老佛醫卜之說然其立論甚奇如謂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禮注脚下盤旋周禮猶謂之註脚况後世之紛



紛乎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雌圖說日之環暈星之彗彗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聖天子德威遠播梯航日出之邦聖賢遺書必有隨王帛而來者此千古大快事也

帝王遺言

漢初去聖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可道也至易不可易也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為惡故吾非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為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財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



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此我饑之也。一民或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帝舜曰吾盡吾敬而  
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  
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吾  
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  
為驕乎。朔日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又  
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  
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  
而就火之於室也。可以見小而不可以大知。得賢而學

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

得不肖

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是以明君明慎其舉而君子慎  
與。又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  
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  
周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武王問王子旦師尚父。淮南  
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躡於山而  
躡於堦。此帝王大訓之存於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  
律。蕭相國能收秦博士官之書。則倚相所讀者必不墜  
矣。



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

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

曰也子尸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獨思則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术可用大說苑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醜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聖賢遺言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見尸子曾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見金樓子呂覽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孔子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不絕於耳政事惡諱而善肅說苑曰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蜩蟬之沸政之諱也甚矣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恠諱名李固奏記梁商孔子曰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



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

可以觀美。見大傳。文心雕龍云。書標七觀。正此。孔叢子云。帝典

觀美。大禹謨。禹貢。觀事。臯陶謨。益。稷。觀政。秦誓。觀義。與此。畧異。

莊子天運篇。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

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

能噤。予又何規。老聃執太平御覽。引莊子曰。云云。孔子

曰。吾與汝處於魯之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走狗而逐

之用。意如井魚者。吾為鉤繳。以投之。吾今見龍。云云。余

口張不能噤。舌出不能縮。又何規哉。與今本異。

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

諸畝首。餘糧。棲畝。本於此。

河間獻王曰。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

治國之本也。說苑。○按論語。乃冉有事。今日子貢記異

子路無宿諾。宰我無宿問。大戴禮。宰我云。小子無宿問。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天祝

予。見公羊傳。

子思曰。君子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

曾子曰。好我者。知吾美矣。惡我者。知吾惡矣。博物志。又

曰。先憂事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大戴禮。



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荀子勸學亦曰其教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兩切澆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本許氏語今孟子作接字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楊子脩身篇

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見坊記鄭注今本云五十而慕

孟子曰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皇甫謐注史記六國表蓋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又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弗思之耳又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今本無

意林孟子曰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列女傳孟母曰禮將入門問執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今曲禮闕上二句

說苑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



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此等語似非孟子口氣鮑照河清頌引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又曰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梁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三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為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

逸禮

春秋正義引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備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禮記正義引之以為蔡氏白虎通引禮列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蓋禮記逸篇

白虎通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今禮運無此語

逸論語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說文引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奘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呂氏春秋曰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璠璵收猶暴骸中



原也皆楊虎欲歛平子一事  
說文引逸論語如玉之瑩又王璨之瑟弓其瓌猛也

逸書

書大傳虞傳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殷傳有帝嚳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豈伏  
生亦見古文逸篇耶大傳之序有嘉禾揜誥今本闕焉  
隋志有逸篇二卷出齊梁之間似孔壁中殘缺者唐有  
三卷徐邈注鄭漁仲謂書逸篇仲尼之時已亡恐未然  
賈子君道篇引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  
舜獨以之亦逸書也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突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引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亦逸書也  
說文逸書不郊不蹊以成鳥獸又士民分之祿注均分  
以祿之也讀若算又朕實不明以俛叔父

孔子三朝

王伯學紀聞載孔子三朝一書引藝文志注孔子對魯  
哀公語也三朝見公故曰三朝大戴禮記千乘四代虞  
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問凡七篇今不知世間有此書  
否四代篇引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鷄三號以興庶虞庶  
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馬融廣成用蜚征本



洵樓碑文

此虞戴德篇曰昔商老彭仲隗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  
技之教庶人仲隗不知何人小辨篇子曰綴學之徒安  
知忠信傳言以象反舌皆至象者象昏舌人之官也劉  
歆書綴學之士本此

禹碑

凡七十七字文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宿嶽麓庭智營  
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仲  
裡鬱塞昏徙南瀆行亨永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  
此揚用脩所譯一本略有異同今與古文併錄于左

承帝曰嗟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  
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又旅忘家  
宿嶽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  
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  
仲里鬱塞昏徙南瀆行亨永制食  
備萬



國其寧鼠舞以蒸以奔

飫歌

武王克商作詩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以為飫歌名之曰支禮之立成者為飫其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武周制作大備而遺訓尤詳於歌咏所以入人深而歷世長此詩不見於雅頌作於克商之後亦可以見應天順人之舉不得而已也玄亭閒話

琅邪代醉編卷之九終

琅邪代醉編卷之十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携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註語

群書註疏解說多有奇語如鄭氏月令註引汜勝之書曰土上肩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潤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魯郊以丹鷄祝曰以斯翰音赤羽去魯侯之咎又如周官大祝註董仲舒救日食說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光柰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李善文選秋胡詩注引易歸藏由君子戒車小人



戒徒

命射

大戴禮投壺篇末云弓既平張四侯且良决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損乃讓乃濟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棄莫此命射之辭也

古樂

夏侯太初辨樂論神農有網罟之歌伏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袞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

嵇叔夜琴賦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李善註應璩與劉

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覃思於止息明古有此曲韓皋謂嵇康當晉魏之際以魏文武大臣敗散于廣陵始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故作二曲非也顧况廣陵散記云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歸雲行華嶽引然則散猶引也豈敗散之說乎

馮惟訥刻詩古逸用心勞矣然亦有未盡者姑錄其一二於此如越絕書漁父歌與吳越春秋稍不同其第二章曰心中目施予可渡河何為不出此當並載又昔者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



今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此不載始皇  
二年八月十五日魏王子騫召鄉人男女二千餘人晏  
幔亭酒行命歌師唱人間可哀之曲曰天上人間今會  
合疎希日落西山兮夕鳥歸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  
宮咫尺兮恨不相隨見武夷舊志亦當增入

八蜡祝詞

筆乘云艸木歸其澤音達各反與壑作相叶蔡邕獨斷  
載祝詞土反其澤水歸其壑昆虫無作豐年若土歲取  
千百與禮文少異

漢高祖手勅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無羣臣  
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人大事也  
今定汝為嗣見殷芸小說然其文不古

闔閭墓銘

闔閭墓中石銘云吳王之夜室也嗚呼吾之君王棄吾  
之邦遷于重岡維岡之陽吾王之邦

見任昉述異記

秦姬曲

燕丹傳王謂軻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  
姬入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  
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然則



秦王之免姬人力也。乃賜夏無且金，而不及姬人何耶？  
甘泉歌

始皇作驪山陵，周廻跨陰盤，縣界水背陵，障使東西流。  
運大石於渭北，諸民怨之作甘泉之歌。云：運石甘泉口，  
渭水不敢流，千人唱，萬人譟。金陵餘石大如壚，三秦記

### 西漢文章

唐柳宗直編西漢文章，只據正史及文選而編之，遺軼甚多，略舉一二。如王褒祭金馬碧鷄神文曰：漢持節使王褒，敬祭金精神馬，縹碧之鷄。歸來漢德無疆，見於後漢史。西南夷傳注又：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醮

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野，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載于博物志。雖歐陽集古，趙誠明金石錄亦遺此也。

### 嚴君平註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墮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嘗



鼎一鬻可知其味也

內苑醜醜

### 郭象註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又以生死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即所謂惠而不費也又云天

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之喻舜有卷屨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又云律呂以聲無形玄黃以色無質又云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柰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精可比于荀孟

王伯厚曰郭象註如聖人之在天下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李太白云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其語本此注又曰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邯鄲枕南柯守之說皆原此意幽求子曰當其夢時觀山念水或志在舟楫因舟念水因



水念魚東坡夢齋銘意出於此

高允叔纂莊註其最奇者如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  
不可能也無為則易欲為而不傷性不可得也又曰知  
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又曰亂心不由於醜而恒  
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悲夫又曰自三代  
以上實有無為之迹無為之迹亦有為者之所尚也尚  
之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繁夷之  
事易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繁夷創傷也又曰法聖人者  
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  
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又曰夫

以蜘蛛蛄蟻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  
各有能也又曰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  
姜里無異於紫極閑堂也又曰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  
容物與天同也又曰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  
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  
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  
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為  
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  
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  
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



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又曰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時既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耳

莊子言黃帝見大隗於具茨之山然黃帝訪道不止一具茨也又謁娥眉見天真皇人問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乃授以玉佩金璫妙文詳龍躋經見抱朴子書又見甯封於青城見玉匱甯封告帝天真皇人在娥眉山因授龍躋等書見青城

記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且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一毛其不信心者亦徃徃類此因於由尹述此以資一笑

刺孟

宋劉章嘗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元虞槃亦有



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同邪異邪今以子厚  
之書攷之大率闢庸蔽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  
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戚密也曰康公之母誠賢邪  
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  
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勿受之則可矣教  
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斯乃正論未可盡非至其非三  
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  
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闕自竭  
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甚矣是天變  
不足畏之所從出也所以來三子之喙與

雙槐  
歲抄

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  
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  
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勅令致仕鄭叔友  
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  
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 曰孟  
子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  
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為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  
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  
無君者也余於泰伯亦然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



附和之吾無取焉

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蓋軻深信亦還癡文人尚自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然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曰公文采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聞者絕倒

泰伯一日與處士陳烈同赴蔡君謨飯君謨以營妓佐酒烈已不樂酒行衆妓方歌烈併酒擲于案上作皇懼狀踰墻攀木而遁時泰伯坐上賦詩云七閩山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對落暉誰在畫樓酤酒處幾多鳴榔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積漸微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烈聞之遂投牒云李觀本無士行輒造賓筵詆釋氏為妖胡指孟軻為非聖按吾聖經云非聖人者無法合依名教肆諸市朝君謨覽牒笑謂來者云傳語先生今後不使弟子也

周公謹曰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



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  
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  
是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若酸醎嗜好各亦自有  
所喜非若今人本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  
且以孟揚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  
欲持區區之文以求識賞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  
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用脩云泰伯集中內始論明堂制刑禁論富國策省欲  
論本仁論潛書廣潛書其引孟子不一而足古詩示兒  
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至矣後人舍經史

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遊談故詳辨之

太玄

太玄經童之次五曰蒙柴求兕其德不美言小人不義  
而取富貴如人之蒙突荆棘以求兕獸雖得之豈足慶  
也上九曰童糜觸犀灰其首言以弱觸強適足喪其首  
而已增之次八曰無貝以役前慶後亡言貪賂者之必  
敗也上九崔巍不崩賴彼峽岬峽岬小山也高山不崩  
由於小山相輔以喻人主不可無弼士也交之次五曰  
交于鸞猩不獲其榮鸞鸚猩能言之物交不擇地德  
而惟利口者是近何榮之有從之次六曰從其目失其



此即象凶兆身之義

腹言從外失內即老子為腹不為目之旨也格之次六曰息金消石往小來奕金喻美惡喻石言養善除惡雖小去而大來也更之次五曰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言恣已意而變天常則亦何所合也次八曰駟馬踟踟而更其御言政不調則當改革又不可泥常也太之次八曰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言厚其牆而薄其足必有崩墜之憂君子不可不隆其本也守之上九曰與茶有守辭于盧首茶為白盧為黑言任老成而謝新進也視之次八曰翡翠于飛離其翼狐鼯之毛躬之賊言以文取禍也去之次八日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言月

雌鳴于辰句應此即此雜之長言言反常也

弦而將虧火縣而歲晚人之年老不可復仕也窮之次五曰羨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羨無糝約矣腹雖不充豈失其正哉割之次七曰紫蠖商雲朋圍日其疾不割雲五色為慶三色為商紫蠖以象小人商雲以象君子二者竝進若不刊除其邪斯為疾矣失之次六曰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此之為務末忘本者戒也次八曰雌鳴于辰北角魚木北宜童而角魚宜水而木言反正也山齋襟錄

爾雅

爾雅小山岌大山岷大山宮小山霍郭璞註岌魚泣反

六字作一白讀

良印式碎編



謂高過峘音桓宮謂圍繞之邢昺疏云言小山與大山相並而高過于大山者名峘非謂小山名岌大山名岷也小山在大山中而大山圍繞之名霍非謂小山名宮大山名霍也爾雅又有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也鮮音息淺反釋名作甌音彥甌一孔者曰甌

綸組

爾雅綸似綸組似組禽經云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飛則霜露翦則露大戴禮夏商之季糟者猶糟實者猶實玉者猶玉血者猶血酒者猶酒語句皆奇古爾雅註綸與組皆草色東海有之綸鹿角菜組海中苔楊用脩曰

即今燕窩菜也說文綸青絲綬音關仲長統昌言身無半通青綸之綬而竊三辰龍章之服禽經註風鳶類越人謂之風伯雨一足鳥一名商羊霜鷓鴣露鶴也大戴禮註糟以喻惡實以喻善玉以喻賢人血憂色也酒以喻樂言政雖已失未至大亂周禮疏所謂雖土崩而不瓦解雖板蕩而不瓜分亦是此意○十三州志曰有秩

半通半章也昌言註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用修云語極新按古文宅西曰外谷外本柳字堯柳豈從此耶北或當作西顏之推賦歲精仕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



星好風也語亦新

埤雅椽謂之羅。杉謂之錦。棟謂之綾。言椽木之文如羅。杉木之文如錦也。初則木文如織。後則織文如木。故有椽羅杉錦棟綾之號。

呂氏春秋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升菴曰言農候也。望杏敦耕。瞻蒲勸穡。見生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未乃登見死獲死也。

左傳宦其餘子亦為餘子。註餘子嫡子之母弟也。為治也。門其三門。左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

兩脯

春秋後語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以兩叶脯。妙出自然。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紀行又著感春賦。盛引典誥。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為上。林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策。可謂通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耶。延篤答高義方書。今茲以五經為簋。簠書傳為籩。俎。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

蚌既挾鷸  
家鷸即能  
言七難言



嘏蚌脯也

圓丘

祭天圓丘祭地方澤自古記之太史公封禪書曰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雖言封禪事出無經然圓丘亦以祭地前所未聞錄以紀異

漆器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二十三

困學紀聞

繁露

今所傳春秋繁露六一居士程泰之皆疑其非真泰之引通典所載繁露語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刀之在右白虎之象鈎之在前朱雀之象冠之在首玄武之象四者人之盛節也又引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又引太平御覽所載語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又張湯欲以鷲為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為不可諸如此類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正與繁露所書之意合而今皆不載故特錄出之

孔子鼓琴



此与燈輝  
相輝念  
感物而動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之  
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  
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  
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  
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出卜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  
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此與  
子路請禱事相類今莊子無此文蓋逸篇也逸篇又得

數則併錄於此

射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  
鷓以五鈞射者見鷓而不見雀

鵠起

鵠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  
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鵠起

游鳧問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  
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



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為祟崇也

亢鋸

礼若亢鋸之柄亢率也礼有所断割倚率鋸之柄以断物也

竈觚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觚而聽竈觚額也

羊溝之雞

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羊溝關雞處株姓也雞畏狸也

夢

吕氏春秋不苟論云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孔子自言夢見周公今乃云兼夢文王此吕氏之臆說也孔墨並稱起於戰國之世其流及於漢儒雖韓退之亦不免

著簪

孔子游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之甚哀孔子使弟子問之對曰向刈著薪亡吾著簪是以哀之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悲不忘故也耕餘也傳覽



顏子

王原叔云顏子讀書缺簡三推不知所出余讀耕餘博覽內稱孔子晚年喜易韋編三絕缺簡三推漆書三城下云出莊子然則鐵簡事蓋夫子讀易故事王氏誤記以為顏子耶然云出莊子今莊子又無此文不知南丘又何據也余又讀東漢崔駰傳顏子明仁于度轂注云度轂未詳古聖賢事跡其淹沒不著者蓋多矣

劉子謹獨篇顏回不以夜浴改容未詳所出

有若

荀子云有子惡卧而焮掌言其學之苦也夫晝寢之宰

予登於十哲之列惡卧之有子乃不得與焉不知當時何以為進退也

曾子

顏之推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不知何據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非老而學者

禹掛冠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桓寬鹽鐵論亦曰禹感洪水身

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見皇甫謐註史記六國表作孟也子語又焦氏易林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



頁直影畫大禹鬚河  
心導之九牧宮氏春秋  
禹身執藁兩<sub>古即</sub>以爲  
氏先別河而導九岐<sub>登</sub>  
而面九<sub>說</sub>光禹<sub>臨</sub>  
湖而定東海  
案本履名義取環曲  
別本疏別義取既通  
雖本派酒義取澄清  
以入用字如<sub>心</sub>  
甚之矣

親其勞。簪履墮。不掇冠。掛不顧。又吳越春秋。禹循江沂沔。盡濟甄淮。乃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掛不顧。履遺不躡。吳越春秋。或言漢末人偽作。不知三書孰創孰述也。砥柱銘量不出此。又不知朱子所謂有箇文字。是見此三書中何書。其謂後漢書注有無限事。誠然後漢書注前漢所不及也。又孟子禹八年於外。而吳越春秋止云七年亦異。徐彥伯樞機論曰。中庸鏤其心。左階銘其背。王應麟曰。鏤心未詳所出。今中庸但有服膺之語。余疑中庸豈一人耶。恐非四書之中庸也。

不欺

傳稱子產為政。民不忍欺。然觀生魚事。安在。不忍欺也。淮南子季子治亶父。巫馬期易容貌往觀。化馬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漁者。欲得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聞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然則民不忍欺。若子賤可也。

鈞

馮衍顯志賦。臯陶鈞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然衍必氏春秋。舜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今言臯陶未詳。然衍必



自有據論語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觀此乃知舜與臯陶自齷澤垂綸之日而已相知矣人知太公之興以釣而未知臯陶之興亦以釣也

周公讀書

墨子南使衛載書其多強唐子見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下猶如此吾安敢廢書也王伯厚曰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大訓在西序讀書百篇謂此類也按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周公見士之勤嘗聞之至人讀書百篇惟墨子言之子書中最有粹然之語如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衣而

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王伯厚曰淮南主術訓魏文成王論袁宏後漢紀論皆本于此按慎子中今無此語蓋逸之矣文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此語與樂記相出入性之害樂記作性之欲史記作性之頌徐廣曰頌容也容字妙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萃經緯之言也見東漢衛彪傳

註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揚朱之書不傳于今其語無所考惟列子所載揚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周一體萬分中

之一物柰何輕之觀此則孟子之言可證矣

容齋隨筆

直躬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此以直躬為人姓名

鄧析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鄭人



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呂氏春秋洧水大有富人溺死者有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者然後知析之辭說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

### 玄黃

後漢崔琦對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馬鹿易形注云馬鹿而不言玄黃按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琦言即此書

### 穰狐

城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常見穰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穰狐之字甚奇且新

### 船人

說苑晉平公遊于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



一舉千里所恃者大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大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國是

國是二字今人常用未知何出後漢書桓譚傳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

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鳧食糶

劉向新序鄒穆公有令食鳧鷹必以糶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糶而求易於民一石粟而得一石糶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豈為鳧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鳧夫取倉之粟而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糶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民於我何擇

賞先雍季



文公與荆人戰于城濮問於舅犯舅犯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問於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倚利而後無復遂與荆人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舅犯侍者曰城濮之戰舅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舅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既行之矣乘晉笨哉子曰吾於晉乘取二三策而已賞雍季其一也用舅犯之謀以勝楚用舅犯之賞以賞季晉文善用賞矣犯無競容季無赧色師師哉

宰人上炙

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統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曰汝欲寡人之哽耶何為以髮統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水而貫鬻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爇爐炭火盡赤紅及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乘晉

緯書

王浚川曰緯書多以三字為名如尚書考靈耀春秋元



命苞佐助期運斗樞文耀鉤感精符易坤靈圖通卦驗  
乾鑿度禮含元嘉詩含神露孝經援神契皆異端邪術  
之流假託聖經以售邪誣之說其書今雖不存而類書  
引用尚多終惑後學余按緯書名尚不止此如樂緯有  
動聲儀叶圖徵尚書又有璇璣鈴帝命驗中候春秋又  
有保乾圖潛潭巴演孔圖合誠圖考異郵漢含孳雒書  
甄曜度論語橈輔象孝經又有鉤命決禮又有斗威儀  
又有河圖括地象錄運法會昌符赤伏符合古篇提劉  
子易有稽覽圖天人應詩又有汜歷樞

河圖要元篇

河圖要元篇云勾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  
登又曰乃有地脉土氣水清勾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  
度世上昇曲城要元篇蓋漢世緯書後漢書志注不載  
其目今見茅山志

意林

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它  
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  
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列子秦青子梅子  
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  
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淮正書表子正論蘇子陸子



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得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王元美曰符子書在道藏中非隱僻而升菴以為已亡余在白下編求道藏皆非全書亦未得見符子今錄用脩所引隋藝文志二則於左

太公涓釣於隱溪跼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如白其跼觸崖若路

周人有製重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製一裘

五年不其一牢何則周人之言失之矣古諺有之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之於子納妾而謀於妻欲用孔子而謀晏嬰與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尸子書亦不傳今錄其雜出諸書者一二

尸子曰崑崙之墟玉紅之艸生焉食一實而醉卧三百歲而始寤鴻包○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

之鷺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說郭○孝已事親一夜而

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漢書稱孝已莊子稱



蒲衣子其事見此困學紀聞○仁意篇云燭於玉燭飲於醴

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

田氣和為正光此之謂玉燭其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

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嘉

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時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楚

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

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

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矛盾者本此

禽經多粹語今錄其一二鳳翥鸞舉百羽從之鳳靡鸞

叱百鳥瘞之注鳳死曰靡鸞死曰叱○鸞瑞鳥一曰鸞

越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

土苻注顧野王符緯圖曰鸞趣王者有德則見張華曰

鸞者鳳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從變省其

音如鈴巒巒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

如鸞之勢後改曰鑿○隨陽越雉鷓鴣也飛必南者晉

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懷南逐隱名亦新○案察雝雝

鴻儀鷺序二語甚有文

禽經云雛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上言

飛而上也雛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鷄雉子也倍

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

長部代序編

卷之十



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莊子云尺鷃斤亦尺也○楊用脩赤牘清裁用此赤字

### 孫饒碑

史記載優孟事曰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謔語蕭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

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何謂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賂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費補之曰予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郡期



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予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  
事微有不同云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  
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  
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  
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

投首王王心感動

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  
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堯堯  
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  
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  
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

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  
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  
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心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  
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  
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  
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梁谿漫志

○按左傳艾獵

城沂註孫叔敖也則敖其名艾獵其字矣又名饒何以

左傳不載

### 微箕

史記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



予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尚書大傳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蘄蘄兮禾黍之蠶蠶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二書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惟書傳序與蘄蘄蠶蠶字不同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注麥芒也字之稍異不為要切但史記以為箕子而書大傳以為微子未知孰是

平準書

用修曰太史公平準書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食貨志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馬廷鸞所謂驅農民以效商之為也呂東萊尊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余謂貴時二字比如異時三字實更明當蓋商賈謀利物貴則轉販逐利所謂貴時商賈所轉販者官當其未貴時為賦而灌輸於京師貴則賣之故物不至騰湧而上享其利在郡縣輸本色於未貴時賦未嘗加在官賣之於貴時雖平其價不若



商賈之年大利而未嘗不利所謂不加賦而上用足也故貴字用得極確不知用修何取于如異時三字且此是官效商之為非驅農效商之為也

### 人物表

班史古今人物表如傳道者曾子乃列于顏閔仲弓之下首伯者齊桓乃居於四公之次魯隱列于下下而葛伯及於下中若以讓桓為行善而未盡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嫪毐列於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若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淫穢叛逆者尚可齒乎夔后夔也居夔於上下出后夔于下上韋承韋也實韋於下上列

承韋於上下是以一人而二之郵無恤與王良並著范武子與士會俱垂是一謚而離之且漢書紀漢事也乃總古今以著人表名義乖矣

張宴曰老子玄嘿仲尼所師文伯之母達於禮典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忽於榮利藺子申威齊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達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

卞隨務光亦巢許之儔也而巢許獨在第二龍逢殺身亦箕子比干之徒也而龍逢獨列第三祝鮀佞人也而



與史魚之直同列。商鞅殘刻之人。白起苛暴之尤也。而與薛居州樂正子之善士同科。二世胡亥何以賢於燕。喜魏假而在下中。智伯子噲何以高於齊。愍王越王無疆而居下上。令尹子蘭與上官大夫一類也。一中中一中下。且上官大夫即靳尚也。而兩出之。田駢鄒衍何以列于莊周惠施之上。元咺白公何以居於亥唐倚相之列。左丘明與顏淵並列第二。南宮适與公伯寮同在第四。又如宋昭公曹共公皆一人而兩出。他如此類。未可更僕數也。

太師摯以下八人列於殷末。師古以為紂時分散而去。然紂時太師少師勸微子行。未嘗言已去國。又論語適齊適楚。適蔡適秦。皆周時國名。則鄭玄作平王時者是。

### 詛楚文

亞駝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今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正為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為槐。



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  
今又悉與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  
也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  
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克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然則  
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於諸廟之文也  
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  
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  
於此歟余昔固常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執若不能竝立  
於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弓矢相  
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為害乃在秦盟詛之美

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  
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  
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  
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盟詛今世家  
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  
隍及郟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賤而已由是知簡策之  
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  
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  
年

泊宅編



一  
牙  
什  
晉  
錄

卷  
之  
十

三





